

非遗进社区活动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

□记者吴淑平 高竹君

本报讯“民生·非遗进社区”活动日前在河东区富民路街道雅仕嘉园社区启动。活动由河东区文化和旅游局作为指导单位,河东区富民路街道办事处、民生银行天津分行主办,河东区文化馆、河东区富民路街道雅仕嘉园社区共同协办。

熬糖马家、杨柳青木板年画、曾氏津派盘扣技艺、薛李氏酸梅汤腌制技艺和津派花丝制作技艺等共计16个项目的非遗传承人携作品到场参加。

本次非遗进社区活动预计持续开展三个月,一直到九月底,每周五都将在不同的社区开展活动。届时也会邀请天津有特色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到场,与社区居民面对面交流。

中国女篮公布 26人集训名单

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为备战东京奥运会,中国篮协计划于7月19日起组织国家女篮集训。集训名单于14日公布,共有26名队员入选,包括日前加盟四川队的邵婷。中国篮协强调,所有人员完成报到,待核酸检测合格后进驻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运动员公寓。

参加本次集训的队员包括郑茗(北京)、郭子瑄(河北)、武桐桐(山西)、李缘(山

东)、张茹、张玲阁(河南)、许晨妍(江苏)、万济圆、王佳琦(浙江)、李月汝、黄思静、杨力维、陈明伶(广东)、韩旭、王思雨(新疆)、邵婷、方卓雅(四川)、孙梦然、李梦、潘臻琦、白雪、李一凡(八一)、宋珂昕(清华大学)、刘禹彤、唐子婷、熊中怡(北京师范大学)。

在今年2月举行的奥运会资格赛中,中国女篮三战全胜,获得东京奥运会入场券。

《第一次的离别》 拟影院复工首日上映

电影《第一次的离别》日前宣布将于影院复工首日全国公映,这是今年春节后第一部正式宣布明确档期的影片。

《第一次的离别》由汪涵担任总策划,青年导演王丽娜执导。它以新疆男孩艾萨的生活为线索,讲述了他和好朋友凯丽之间动人的童年故事,以及他对母亲那份感人至深的亲情。影片以一种诗意现实主义风格,展现了大银幕上少见的边疆生活图景。在美丽瑰奇的自然风光与田园牧歌中,孩子们在离别中学会成长,也在离别中盼望重逢。

受疫情影响,全国影院都未开放。对于片方而言,在影院复工情况完全未知的前提下,宣布定档复工首日上映,需要一定勇气。“没有人能想到,我们第一次与大银幕上光影的离别、与电影院的离别,竟然会如此之久。久别重逢是当下所有人共同的心情,因此我们奉上历经三年精心打磨的心血之作,以此表达对电影院的想念与支持,也为观众带来一场纯真美好的光影治愈之旅”,该片出品方之一大家伙影业创始人吴飞跃说。

高品质短剧 推动行业进化

今年2月,针对电视剧网络剧存在的“注水现象”,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,提倡电视剧网络剧拍摄制作不超过40集,鼓励30集以内的短剧创作。《通知》下发后,广电总局相关管理部门从网络剧规划立项、成片审查等环节严格把关,严格管控注水剧,引导精品化网络短剧的创作生产,在这一政策趋势和环境之下,网络精品短剧今年以来呈现快速发展趋势。

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,短剧集的发展势头强劲,将通过规模化和精品化的途径逐渐实现与传统长剧集并驾齐驱,甚至市场规模和号召力上超越长剧集。这源自观众对不同类型的精品化剧集的极大需求,或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观众面对“注水剧”时动辄拉进度条或选择倍速的观剧习惯。

虽然短剧集是剧场化的主攻方向,并不意味着短剧就是传统长剧的压缩版。“适合用什么篇幅、什么表现手段来呈现,这是由内容本身决定的。”王晓晖说。

业内人士也表示,剧场化会带来商业模式的改变。“以剧场形式打包进行营销,让广告主更容易买单,可以给平台带来更好的广告收益;另一方面,随着品牌效应的增强,用户黏性提高,新会员逐渐加入。”刘燕红说。

王晓晖认为,剧场化并不是剧集发展的终极阶段,而是精品短剧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。“高品质短剧的集中涌现,并不意味着传统的长剧就一定被淘汰,但随着精品化短剧的普及,国内的观众会越来越适应短剧。”

“剧集长短只是一个表征,实质的关切是,当剧集达到类型化生产的一种成熟工业标准时,精品短剧对市场、观众的吸附力可能是更强的。”何天平说:“目前主流观众市场对精品短剧的认可度相当不错,从长远看,类型化、短剧化、精品化,都可能是剧场化的发展趋势。”

据新华网

网上追剧 也进剧场

形成类型剧,满足用户需求

在国内各大视频平台,剧场化目前正逐渐成为剧集播出的重要形态。

在国内各大视频平台,剧场化目前正逐渐成为剧集播出的重要形态。

剧场化不是同品类剧集的简单集纳,通过高度的类型化、精品化、标准化、规模化,既能满足不同用户的观剧需求,也带来了商业模式的变化,推动行业发展。

湖南卫视的“金鹰剧场”、东方卫视的“东方剧场”、浙江卫视的“中国蓝剧场”……很多观众对电视台推出的这些剧场都不陌生。目前,在国内各大视频平台上,“剧场化”也逐渐成为剧集播出的重要形态。

回顾国内几大视频平台,剧场化已经成为剧集播出的重要形态。2015年前后,爱奇艺、优酷、腾讯几大视频平台纷纷推出了剧集的剧场播出模式。在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晖看来,视频平台的剧场化不是电视台剧场的照搬,而应当在互联网特性之上,从用户的需求出发,建立起剧集制作和排播的类型化。

谈及优酷设立剧集剧场的最初设想,优酷内容运营中心负责人刘燕红说,优酷希望通过剧场把同类型、播放完结的所有剧集形成一个内容带,用户在观看时不用进行单部剧集的搜索,而是可以进入剧场,高效、快速找到想要观看的剧目,由此通

过垂直化的运营模式,增强用户的黏性。她回忆,“放剧场”刚刚推出时播出的《我是特种兵》系列三部曲,将优酷的流量增加到了200%。

如果说最初的剧场化还停留在视频平台购播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,随着视频平台播出能力和制作能力的提升,自制剧、定制剧逐渐成为剧场化发展的重点。

王晓晖认为,视频平台剧场化的关键在于满足不同用户的观剧需求,随着人们生活和时间碎片化的加剧,剧集尤其需要满足人们“在短时间内看到最精彩的故事”的需求,因此,视频平台自制或定制的短剧集应成为剧场化的主打产品。

规模化播出,形成品牌效应

业内人士将视频平台剧场化的发展划分为3个时期。在剧场化的1.0时代,剧场的类型剧还集中在激发年轻用户的观剧热情。2015年,一些由IP改编而成的适合年轻人观看的网剧,极大地推动了互联网付费会员的增长,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视频平台以广告费作为唯一收入商业模式。

进入剧场化的2.0时代,剧场化开始突破局限于年轻用户的类型剧创作,针对更普遍的人群进行剧集垂直分类的制作和播出。2017年,一些年轻的短片和电影导演开始介入剧场剧集的创作,也带来了视觉美学提升。

业内人士认为,现在已进入剧场化的3.0时代。“过去我们所做的剧场并没有突破泛类

型化的大框架,现在要把这种垂直分类和剧集的品质做到极致和标准化。”王晓晖说。

当下,高度的类型化、精品化、标准化、规模化、品牌化是视频平台剧场化的关键词。近年来,视频平台先后涌现出了12集的《我是余欢水》、12集的《唐人街探案》、18集的《龙岭迷窟》等类型化较强的短剧,但由于都是单打独斗,未形成规模化的排播,因而无法满足观众对某一类型剧集的持续性需求。

“这种非连续性的打法很难形成剧场的品牌化,也就很难真正保持用户的黏性。当下我们要做的,就是要通过几部类型剧的高密度播出,形成规模化效应,将剧场做成品牌。”王晓晖说。

那种味道浓烈而复杂,是煤炭燃烧的焦糊,是钢铁摩擦的火气,是汽车尾巴吐出来的黑烟……

如今,将近四十年过去了。路已经不是原来的路,空气里没了当年的味道,父亲不再年富力强的,我也从蹒跚的孩童走进人生的中年。

回忆童年,耳边总会响起父亲的自行车铃声:丁零零,丁零零……娘说:“快去,准是你爹回来了。”我就立刻扔下手里的玩具,冲到门外。

那时,父亲每周末从石家庄骑车回家,周一不亮返厂,一年四季,风雨无阻。每次回来,他总要带些“馋人”的东西:糖纸包着的糖块、装在小盒里的点心,还有新鲜而遥远的故事……从那时起,“石家庄”三个字,便时常萦绕在我的耳边和梦里。

我十四岁那年秋天,父亲因摔伤入院,母亲赶去陪护。一个周末,我不知哪来的胆量,突发奇想要去石家庄看父亲。我骑着自行车,沿着国道,一路向北。百余里路程,两个小时,路上停了好几歇,那时我体会到,父亲就是这样经年累月地完成着家与城的往返。

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这座城市。

“红楼”转盘入城,向北,我穿梭在时宽时窄的平安大街。环宇电视机厂、长途汽车站、洞天影院、市第一招待所……父亲口中常常提及的这些地方,成了我识途认路的标志。我感到新鲜而兴奋,对一切陌生又熟悉。彼时的石家庄,是个如我一样未脱乡村气的孩子,说是“市”,倒更像一个颇为繁华的大城镇。

多年后,我时常想起那次浮光掠影的经历,并感慨今昔的巨大对比。如今,当年的建筑很多已经不在,取而代之的,是宽阔干净的马路、拔地而起的高楼、琳琅满目的商铺、树密花艳的绿化带。特别是交通的变化:公交延伸到城市周边,乡下老家也通了公交,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蹬自行车了。

时间的脚步迈进新世纪的大门。这一年,父亲退休,我加入“城里人”行列,我和父亲就这样完成了与这座城市的接力。

退休后的父亲,回到了乡下老家。开始几年,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一趟石家庄看我。我不想让他奔波,但父亲执拗得很。到我这儿后,父亲往往没坐一会儿就要走:“我到厂里去一趟……”我明白,他的心里一直装着这个厂子和这座城。

时光荏苒。这些年,石家庄变化很大。我当年租住的城中村已化身高楼大厦,父亲所在的工厂等重工业企业已远离闹市。我亲眼目睹着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。

生活好了,日子富了,我们利用空闲的时间,行走在这座飞快“奔跑”的城市。

向北,驻足滹沱河畔,举目四野,清水碧,虫鸟鸣,花木绵延。河对岸,正定古城与石家庄隔河相望,河那边藏着历史,这边写着未来。

向西,行驶在绿意葱茏的山前大道,村落摇身变为美丽的使者,用迷人的青山绿水、朴实的民风民俗、醇香的乡野美食,喜迎八方宾朋。

向南,看赵州桥横跨汶水,千年依然。

向东,现代化产业新城翘首昂姿,令人叹为观止,心生自豪。父亲的脚步没有停下。那天,他悄悄地体验了一次开通不久的地铁。回来后,他激动地说了一遍又一遍:“这地铁,那叫一个快啊,现在的石家庄,那叫一个大啊……”

父亲老了,我也会渐渐老去。但我们的城市正青春,诚如作为市花的月季,年年月月,次第绽放,鲜艳娇翠,清香弥漫……

飞快奔跑的城市

□黄军峰

“左拐!右拐!对,沿着平安大街一直向前……”

初夏清晨,我和父亲驱车行驶在石家庄的街头。父亲年近八旬,两眼昏花,但仍旧热心做一名称向导,生怕我走错了路。一片高楼出现在眼前,父亲兴奋起来,用手一指:“看,以前这就是我们的厂子……”

年纪大了之后,父亲时常忘事,刚说过的话,转眼就想不起来。但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,却从未褪色。

下车,站在马路边。路面刚刚洒过水,宽阔,明亮。路两侧,国槐树叶密冠茂,与草坪、鲜花、万年青交相辉映。路边一块休闲空地上,人们三五成群,或轻歌曼舞,或谈笑风生,或踢毽打球,或练拳对弈,好不热闹。

“厂大门在这儿!”“那儿是厂俱乐部。”“这里是职工宿舍。”父亲抬手指向马路远处,“那里还有造纸厂、农药厂、纺织厂、配件厂、拖拉机厂……”父亲沉浸在回忆中,津津乐道。

收回目光,父亲跺脚,“还记得这条路吗?”

我回答他:“您讲过很多次啦。”

“那时,你就是沿着这条路往前走的。那么个小不点儿,足足走了一里地,也不知道害怕。要不是我在后面悄悄跟着,指不定走到哪去……”

父亲说的,是我第一次来到石家庄时的情形。那年我才四岁,对这“第一次”印象寥寥,唯一记得的,是奇怪的味



其实,打个招呼不费劲,学点礼貌不费劲。往小里说,是对别人的尊敬;往大里说,是对生命的尊重。

给陌生人 一个笑脸

□司马小萌

清晨在小区遛弯。好友葆宁的女儿,带着娃娃经过,猛然认出我,紧随一声:“阿姨好!”

声音倍儿清脆,阳光洒满地。其实我们没见过几面。不住同一栋楼;就连她家,也只去过三四次,基本上都是这姑娘上班去了的时候。

有人说,热情与否,与性格有关。有人外向,有人内向;还有与血型、星座挂钩。别人信不信,我不管,反正我相信。至于与父母基因有多大关联,或许要等权威的国际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来篇重磅文章。

不过依我之见,即便给陌生人一个笑脸,也不过分;君不见,大多数人都“慈眉善目”的。

真笑、假笑,没关系,咧咧嘴,算招呼了,自己还运动了一下面部肌肉。

“戴着口罩怎么笑?”

乖乖,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小眼儿眨巴一下,大眼儿眯缝一下。善意与否,看得出来的。

都说“礼貌是心灵的名片”;说不定,还是友谊的敲门砖。我对热情的孩子,向来赞誉有加;并且锲而不舍地“株连”到他身旁的长辈:连大带小,统统送上笑脸。下回再遇见,肯定跟半熟人儿似的。

随和一点没坏处。我总是被朋友们乱叫。有人叫我“司马”,有人叫我“小萌”,有人叫“老师”,有人称“师傅”;一些小二多多的,仍然一口一个“大姐”。“大姐”这称谓,时下格外流行。

咚咚咚,里里外外透着亲切。

亲切一点没坏处。我是个急性子,不少朋友领教过“山雨欲来”,甚至接受过“疾风骤雨”的“洗礼”。但大家对我相当包容。为啥?我狡诈地想:是否被我一

阳光的象征“征服”,以至“忽略不计”?

其实,“打招呼”不仅属于情商范畴,而且与教养有着密切关系。许多孩子在学校里很懂事,回到家却是另一副面孔。放松之后的放松,一切变得不同。家长们对此似乎没有太多要求。

记得我孙女读幼儿园时进出我家,每次都不忘说“奶奶好!”“奶奶再见!”现在这娃读小学五年级了,却经常省略起吗的问候。她爸妈也没觉得是问题。

虽说这等小事,不值得让我心寒得跟去了北极似的,但,司马老师是谁呀,15年政协委员不是白当的,“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操心”。于是,进门时提醒:“叫奶奶没有?”出门时提醒:“和奶奶再见没有?”好在小家伙领悟得快。

疫情趋稳向好,小区的孩子们在园区里玩耍的时间也多了。宅了几个月,不易啊。不过,长辈们也要“严重留意”,在外面散步时,注意躲避各种车:自行车、电瓶车、滑板车、儿童三轮车,还有穿着轮滑鞋从身后飞驰而过的小勇士。

每到这时,我多么欣赏懂礼貌的孩子。从路人身边经过时,他们会减慢速度,会按响车铃,起码喊一嗓子作提醒。

悲催的是,大多数孩子都是大张旗鼓地呼啸而过。毕竟他们还小,思维没有那么全面,不会想到,万一撞倒一个老人家,会有多大“后遗症”。更何况,如果小傢伙躲闪不及自己摔了,那麻烦更大,家长们肯定不依不饶,深挖“肇事者”。所以,遛弯时,躲、闪、腾、挪,成了一门无可奈何的必修课。

其实,打个招呼不费劲,学点礼貌不费劲。往小里说,是对别人的尊敬;往大里说,是对生命的尊重。

今天我吃得挺饱,底气足足的——大声呼吁吧!不怕吓着谁。